



翁同龢

策划

孙家鼐、翁同龢都是陪伴光绪皇帝时间最长、与光绪皇帝感情最深的师傅。翁同龢是江苏常熟人，咸丰六年(1856)状元。官至协办大学士，光绪戊戌政变，罢官归里。工诗，尤以书法名世。

孙家鼐与翁同龢的恩怨

贬孙抬翁的故事

北京大学堂尚未决定主持人选的时候，当时有翁同龢、李鸿章、康有为、还有满人刚毅、裕禄等人都在积极谋划，明争暗斗，都想当创始人。只有孙家鼐无动于衷。他一心只放在光绪的维新大事上，尤其对于把创建京师大学堂列为首要内心十分高兴。由于他为人正派，学识渊博。尤其在教育上有独到的建树。因之竟受到那些钻营之流的嫉妒。散布流言蜚语贬低他中伤他。当时就有人说他是什么康梁的保护伞啦，是什么帝后之间的两面讨好的两面派啦，说他碌碌无能“所覆无一实”等等不实之词。尤其是朝野中还流传一段极尽贬孙抬翁的一段流言：

有一次，光绪皇帝利用谈话的机会，出了一个难题想考考他的老师的真才实学。他先向孙家鼐问道：“为什么皇帝的住处叫‘皇宫’；亲戚叫‘皇亲国戚’；有恩于下叫‘皇恩浩荡’。上面都有一个皇字。但是皇帝的例律，却不叫‘皇法’而叫王法呢？”

孙家鼐听了以后说道：“春秋战国时代一直到秦始皇，有的称为‘王’，有的称为‘公’，有的称‘皇帝’，虽然称呼不同，但是朝廷的例律一律都叫‘王法’，而为何不叫‘皇法’，臣才疏学浅尚难释义。”光绪帝回过头向翁同龢说：“翁师傅你说呢？”翁同龢其实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，但是他会见风使舵，不像孙家鼐那样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老老实实回答。他立刻跪倒在地，头如捣蒜似的把地扣得咚咚响。一面说道：“以臣之见，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，就像一个人有一百万的财富叫百万富翁，有一千万财富叫千万富翁，有一亿元的财富，不叫亿元富翁，而叫亿万富翁一样。嬴政自称皇帝以后，历朝历代的天子均称皇帝，但约定俗成王法还叫‘王法’不予改变。”光绪把他扶起来，十分恳切地说：“翁师傅毕竟是见多识广啊。”这时孙家鼐在一旁显得十分尴尬，但他认为决不能信口开合，刻意取巧以邀宠。

政治主张的对立

翁同龢两参军机，第一次是光绪八年(1882年)中法战争时期。第二次是中日甲午战争时期。他曾参与了对法、对日主战的决策，在对侵略者的态度问题上，他与主和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，充分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。也正因为他的盲目、失误导致甲午战争的惨败。

甲午战争惨败直接引发的戊戌变法，翁同龢顺应历史发展

潮流，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等进步人士，被康有为誉为“中国维新第一导师”。他力主变法维新，为门生天子光绪帝拟定并颁发了戊戌变法的纲领性文件《定国是诏》，揭开了百日维新的序幕。而从1894年甲午战起，孙家鼐力言“衅不可启”，主张妥协，和李鸿章中国不可能打败日本的见解不谋而合，从而与主战派翁同龢对立。

“寿州事件”的家仇

寿州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，屡遭战火。孙家鼐得了状元，淮南方圆百里为之轰动，城外亦有多路人马前来庆贺。其中最显赫的一支，竟是地方恶势力的头子苗沛霖。这个苗沛霖原本是忽左忽右的游击队首领，最兴旺的时候拥有10万人马，在当地是个不可小视、连地方大员也要让他几分的实力派。那时清廷被太平天国和捻军弄得焦头烂额，无暇顾及这些游击队，就对其采取了尽量“招抚”的政策，然而苗却采取了游移于朝廷和捻军之间的“机动”战略，迅速壮大。

较早看穿苗沛霖的野心和伎俩的是孙家泰(孙家鼐的族兄，他们的祖父是亲兄弟)，家泰原本在京城做官，1853年，

太平军进攻安徽时奉旨回乡募集团练(民兵)，然而苗沛霖势力扩大后，一直视孙家泰等人手中的寿州团练为眼中钉，屡次设法要将其“吞并”掉，而孙家泰不允，由此结下怨恨。如今这么一个“苗逆”要前来向孙家贺喜，孙家人当然视之为“黄鼠狼给鸡拜年——没安好心”，不仅不表示欢迎，反而传话城门紧闭，要将其拒之门外。苗沛霖的队伍走在半路，先派人打前站通知孙家，说是将有百余骑拥苗进城来贺，叫你们十八坊团练出来迎接。寿州人大哗，不买苗的账，谋闭门拒之。苗沛霖得知雷霆大发。

1861年2月，羽翼渐满的苗沛霖借口“寿州擅杀案”，大举围攻寿州。开始了他第一次公开反清活动。6月，被困

寿州城中的安徽巡抚翁同书(翁同龢兄)将与苗沛霖有隙的徐立壮处死，将孙家泰监禁。苗沛霖没了出兵借口，暂时罢兵撤围。翁同书上奏朝廷为其开脱，清廷卖个顺水人情，责令苗沛霖“带团立功”。一个月后，苗沛霖又以还有其他清军将领参与了“寿州擅杀案”为由重新围攻寿州。并于十月底攻破寿州城，俘获翁同书等大吏。把孙家泰全家15口人，大到70多岁的老父孙赠祖，小到才3岁的孩子以及孙氏族人百余口老小，是夜凡在城内的，全部杀害！这就是史学家眼里的“寿州事件”。在整个事件中，翁同书这个父母官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，这更加深了孙、翁两家的矛盾。

孙家鼐二三事

处事低调谨慎

孙家鼐为人谨慎，处事低调。有一次回家乡寿县探亲，惊动了地方官员，大小州官在知州的带领下出城迎接，可是到晌午，还不见这位帝师的影子，这时有差吏说，孙大人早已回状元府了，在场官员无不感叹其为人高洁。孙家鼐在家乡深居简出，有一天晚上去拜访一位老友，回来时遇上了晚间巡逻的都司，孙家鼐背过身去，依墙而走，以示尊敬，可都司认为他是形迹可疑的窃贼，派人将他抓了起来，这位孙大人在路过状元府时，请来管家和看门人来作证，方才得释。第二天，知州，总兵，学正带着都司前来认错，孙家鼐也不恼火，反倒认为这位都司忠于职守，应该奖赏。

严定家规治家风

整治家风，这位帝师也有自己的办法。据孙家的后人讲，孙家鼐有一次省亲回乡，出城时迎面碰上一个挑粪担的壮汉。那壮汉走得急，把粪溅在了孙家鼐的衣服上。孙只是看了他一眼，并未出声，而那壮汉却大声吆喝道：“我是状元家种田的，溅脏了你的衣服，你敢把我怎么样？”孙家鼐严肃地说：“状元家种田的也要讲道理，不能仗势欺人呀！”通过这件事，孙家鼐深感家风问题严重。一个状元家种田的就敢在大街上任意撒泼，其他各房子弟、七大姑八大姨还能得了！于是严定家规，不许后代奢侈胡来。孙家人至今仍记得家规上有：16岁之前不许穿丝绸，不许穿皮毛；举止须以《仪礼》为准则；如有偷、抢、奸等行为，族长有权给予严惩等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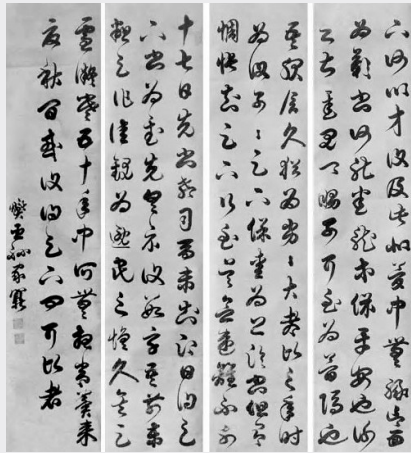
再背十年书

有一次孙家鼐随母亲到报恩寺进香时，抽了一根签，以占卜前程。签中有四句话：“代人去捉刀，师爷杀妻小。罚背十年书，才得吉星照”。孙家鼐看到这四句话不禁感到惊憾。原来在寿州府衙有一个书办，有一天用夹板吊着右臂，说是他妻子打的，实在忍无可忍，决心要休了她，因为手受了伤不能提笔，就到孙府请孙家鼐为他代笔，由他口述。帮助他写一纸休书。孙家鼐见他哭丧着脸，一副可怜的样子，就帮他写了一纸休书。实际上他口述的只是一面之词，果不其然，这位用苦肉计阴谋的书办，实际上是另有所爱而采取卑鄙的污蔑手段把妻子休掉。后来他妻子回到娘家含愤自尽。结果该书办受到开除公职的处分。孙家鼐却因此受到冥冥中“再背十年书”的惩罚。

当然，这是一则传说的故事，不可当真。历史的真实是，自清咸丰三年开始寿、凤、怀以及整个安徽都在太平军、捻军和清军的战火中度过，社会上文化经济受到很大的破坏。这时孙家鼐家中父亲病故，做官的哥哥在外顾不了家，家中唯一生活来源的土地收租，由于战乱也无收获，经商又赔本破产，幼子又在战乱中病死。他只好在当时州官金光勋衙门里当了幕僚。经常跟随金光勋转战皖北各地无暇顾及科举，一耽误就是十年。 张亚琴 整理



翁同龢手迹



孙家鼐墨宝

孙家鼐与翁同龢同为帝师，在别人看来，他们的关系是铁一般的牢固，其实不然。当时在朝廷上下，到处流传着一段光绪考老师的故事，其实反映的就是孙家鼐和翁同龢之间不和。他们之间除了政治主张、性格特征不同外，最大的恩怨还有家仇。

张亚琴